

## 话说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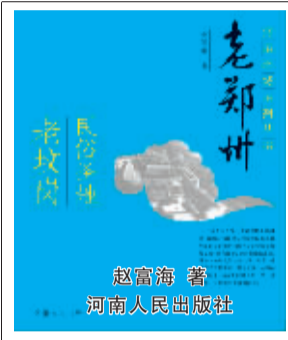
## 郑州

老坟岗曾与北京天桥、天津三不管齐名。100多年前,蒸汽火车隆隆地拖来了老坟岗商业的繁盛……三教九流、五行八作,在这里酿成一片滚滚红尘。这一切的高度集结,使老坟岗成为一幅市井生活的画卷和一面折射历史映像的镜子,从某种意义上讲,也是老郑州及老郑州人生活的一个浓缩版。

## 马素芳 15 岁说书即走红

随着《三侠五义》《施公案》等剑侠评书的兴起,需要表现英雄豪杰及各种武打场面时,说书人开始“坐说”与“站说”并用。说书人立于桌后面或者桌子右侧,以手、眼、身、法、步结合的大幅度表演辅助说表。马素芳、马仲山还将戏曲中不同行当的腔调、表演形式运用到说书表演中去。所以,老坟岗的书迷们说:“听说书的,兼看戏,一钱两用,值得。”老坟岗的评书艺术在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,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特色,它有别于南派的细、精,又不同于北京天桥的豪放、粗犷。老坟岗的评书艺人善于融古往今来于一堂,杂高雅与俚俗为一体,正颜厉色与风趣幽默相统一,程式化与活素材结合巧妙。一部书最少说上半年,甚至两三年。说书的往往把一部有限的文字用程式化的评书套路语气延宕开来,每天讲上三四个小时,细听这里多是套话、废话、吹牛皮话,以及翻来覆去的话。而听者明知他在说瞎话,而且是听了上文知下文,但还是三四个小时座无虚席,张张嘴眼在听,并不时报以阵阵笑声。说书的能对社会上一千人聚集起来,并且能每隔半小时从他们口袋里掏出二毛钱来。在那个时代,足见其本事之大了。

在老坟岗出名并影响河南乃至中国曲艺界的是“河南三刘二马一条于”。“三刘”“一条于”是唱坠子书的,“二马”是说书的。“二马”之一马素芳,15 岁说书即走红。自 20 世纪 30 年代起直到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,她一直是河南省内唯一的说书女艺人。她的代表作有《青衣女侠》《包公案》《水



浒》《岳飞》等,历次在全国、省、市曲艺汇演中获奖,在省市曲艺界有很高的声望。《青衣女侠》评书为长篇传统书目,散文体,约可演说 800 场,系 20 世纪 40 年代太康县评书艺人吴慎动根据康伯元所著《青衣女》改编而成。故事说的是:纲常神女花代芳,93 岁时收下 14 岁的小姑娘梁小环为徒。小环机敏好学,5 年时间,谙熟花家的全部八仙剑。一日,小环遵师命下山,打富济贫,除暴安良。因其常着青衣,故被人称“青衣女侠”。她先后杀了为非作歹的卧虎山山大王邓环和其师父李元志等,又历尽重重艰难险阻,最后战胜了李元志之女“红衣女”和魔女“六月雪”,扫平了南洋群岛的一干恶人。

吴慎动于 1947 年至 1950 年在郑州老坟岗游艺场连说此书,极受欢迎,并传授给弟子赵忠英、吴化威、刘跃远,儿子吴沛然和师妹马素芳等。但他们均不能说完全部。马素芳演说此书,全书约可说 120 场。

2006 年 6 月,我去老坟岗,老坟岗的几位老人告诉我,他们是听马素芳的评书长大的。她虽已过世,但当年的音容笑貌永远留在了我们的心中。她一出场,一亮相,用现在的话说“帅呆了”、“酷毙了”。她说书时的手势,干净漂亮。“卖法灵不灵,手势最为重。口手同时到,快慢都不行。出手像推月,回手像挽弓。出手劲要猛,收手劲要轻。划背要弧圆,卖成(即演成)扇形面。上边与眉齐,下边与胸平。伸掌像瓦垄,握拳像半空。拧、点、翻、颤、抖,手势基本功。”马素芳在几十年的说书生涯中,练就了一套特有的评书艺人与听书者交流的手段。

25

## 白领

## 婚姻

一个充满优越感的职业女性,却遭遇一连串家庭问题:离异多年的父亲与另一个女人再结连理,继母及其女儿彻底打乱自己的生活;丈夫不抵家外诱惑,十年婚姻几近崩盘;生母非但不调解,还挥鞭女儿离婚,过“独立自主”的生活;祖母面对家中的迭起风波,一再选择沉默……三代女人,心事万千。

## 林青青抓起电话向严立达砸了过去

林青青不说话。“这些东西你可以拿回去,我帮你装起来。”严立达走到桌前,拉开林青青带来的那个包的拉链,想往里面装东西,但他愣住了。包里是一些漂亮的婴儿衣服和玩具。

“你,你知道她怀孕了。”严立达说的是“她”。林青青忽然冲上前,把包用力拎起来,底朝天一翻,把里面的东西全倒到办公桌上。林青青抓起一个玩具熊,向严立达扔过去,严立达下意识躲闪,玩具熊打在他肩膀上,掉到地上。林青青又抓起一个绒球,扔向严立达,严立达没有躲,绒球砸到他脸上。林青青发狠地抓起一件件东西向严立达砸过去,严立达咬牙一动不动。林青青把她拿来的东西都扔完了,严立达仍然不动。

所有的衣服、玩具、用品扔得到处都是,办公室里一片狼藉。林青青狠狠瞪视着严立达:“你为什么不说!我要你说话!”

“说什么?”“你还骗我吗?还说你是为了我好?”

林青青咬紧牙关,忽然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向严立达砸了过去。严立达急忙躲避,电话“咣当”落到地上。

桂雅丽告诉女儿那天她不在家的时候林青青来了。蔡小欣说:“你已经告诉我了。”桂雅丽说自己还有没告诉她的,她骂了林青青,骂她破坏人家的家庭是不道德的,还说了罗想怀孕的事。

蔡小欣问:“她怎么说?”“她气死啦!大发脾气,说严立达要和她分手,怎么骗了她,咬牙切齿地大声嚷嚷,像疯了似的。关键她说她要把她和严立达的事告诉罗想。你说她

敢吗?”蔡小欣不吭声。“她要真那么干可怎么办,罗想不得气死呀,她还怀着孕哪。”蔡小欣接着一下一下梳头。“你怎么不说话呀?小欣,你帮帮我吧。”桂雅丽一把抓过女儿手里的梳子,不小心揪住了头发。蔡小欣大喊一声:“疼死我啦!”

桂雅丽可怜兮兮地看着女儿:“你不是认识林青青嘛,你去找找她,劝劝她,让她千万别去告诉罗想,不管她和严立达怎么样,罗想是无辜的,她又没有伤害过她,你说是不是?罗想都那么大岁数了,好不容易怀了孕,多不容易啊。她也是女人,她还是母亲,总应该有点儿同情心吧,人的心不能那么恶,女人的心尤其是软的,将心比心,让她为罗想想一想。”

蔡小欣冷笑道:“你说得这么好,一套一套的,你干吗不自己去跟她说话。”“我知道你嫌我给你惹事了,我向你承认错误还不行吗,我怎么知道还有像林青青这样的女人啊!那么可怕。”“你以为天底下的女人都像你呀,那么傻,那么软弱,那么无能,那么弱智。”

桂雅丽带着哭腔说:“行啦,我一无是处,我一钱不值,我是天底下最大的大傻瓜,你还要我怎么样!”蔡小欣盯着妈妈:“你愿意听我的话吗?我说了你能做到吗?”

“我……我努力做。”

“好,那你听着,我要你就当没有这回事。一、严立达不是你丈夫;二、罗想不是你老婆;三、你和林青青没有任何关系,我说的都是事实吧!”桂雅丽点点头。“那我就告诉你事到如今只有一条,”顿一下,加重语气,“谁做的事,谁负责。”

25

## 刑事

## 侦探

小说围绕延江市特大经济案展开。案情每到关键时刻,总有一只无形的手在左右着局势的方向。案情错综复杂,千头万绪。反贪局长魏大若内心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和无形的压力,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,以维护法律的公正,给延江市老百姓一个交代。

## 胡建刚把自己办的事情记录在一个小本子上

胡建刚从包里拿出一个小记事本,然后拿出老花镜架在鼻梁上,这才把小记事本翻开。

“到今天为止,我在这个本子上记录了八年来办理的一些事情,以及别人给我送的钱和物的详细清单。”胡建刚抬头看了看魏大若,“我先说一下钱的总额,加起来,八年共计为三百零九万,这笔钱,我一分没花,全部存入银行了。”胡建刚把老花镜取下来,又从包里拿出一只鼓鼓的信封递给魏大若,“存折都在里面,等会儿我再一笔一笔交给你。”

魏大若的神情,俨然是一副在听取领导的指示一般,认真专注,不插话。

“这个小记事本,我想你用得着。”胡建刚把小记事本合上,推到魏大若的面前,“经我手办的事情,一件一件一桩桩,上面都有记录,具体的经过,我另外写了,在电脑里,你只要吩咐人从我家把电脑搬来就可以了……”魏大若点点头。

“我一直在等你的电话。”胡建刚苦笑着,“你一打电话让我来检察院,我就知道你事情都办妥了,是出手的时候了。不瞒你魏局说,你的电话一到,我这心啊,总算放下来了,要不然,一直悬着,就怕你事情没有办好,这下可好了,放心了。”

“胡书记……”“还是叫胡建刚比较合适。”胡建刚打断了魏大若的话,纠正着。

魏大若把小记事本收了起来,放进抽屉,背对着胡建刚时,一种难以排遣的苦涩布满心头,忽然觉得这么多年来,自己对胡建刚一点都不了解,恐怕整个延江市没有一个人能真正了解胡建刚,除了胡建刚自己。



魏大若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,又回到原来的位置上。

“话该从哪里说起呢?”胡建刚伸开手去,把魏大若放在茶几上的香烟拿过来,叼了一支在嘴上,魏大若给胡建刚打着了火,点上。胡建刚抽了口香烟,接着说了下去。“还是从你现在的处境说起吧……从目前的迹象来看,你妻子被感染病毒,是一件很偶然的事情,可我不这样认为,事件的真相还没有完全暴露之前,我坚持我的观点,我觉得是人为的,这是我的政治嗅觉,是我在官场上混迹这么多年的感觉……我并不是想给你分析你妻子感染的事情,而是想让你如今的教训上告诉你,一个人想保护好自己家人,实在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,你没有做好,我做好……事情总是存在着得与失两个方面,我今天坐在你的面前,我在谈我把我的家人保护好的时候,我就成了你的阶下囚了……”

胡建刚打住了话头,喝了口水,对魏大若说:“早晨在外面的小吃店里吃了碗面,偏咸;孩子去美国后,我也就懒得再做早饭了,孩子在时,我每天一早起床,把早饭弄好……”魏大若的眼前闪现出了若麦的影子。

胡建刚笑笑:“如果是孤身一人,也就罢了,拖家带口的,就很难说了……魏局,这个世界上没有不需要代价就能得到的东西,台面上的话怎么说?是那个‘没有免费的午餐’,道理一样……我为什么腐败了、犯罪了?很简单,也就两个字——害怕——我不怕丢官,不怕坐牢,不怕杀头,可我怕我的家人被人害了,所以我只有一天天地等待着孩子们长大,等到把孩子全部安排好了,没有后顾之忧了,我才来……”

25

## 都市

## 言情

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 
新一代知识精英“玉石”们的私人版,最真实的“激情与梦想”  
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、深情与执著,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

## 李伟到北海投资房地产业

自叶子回北京后,若芬和李伟就不再避人,两人俨然一对夫妻,公开住在了一起,公司上下没有人不知道他俩关系的。时间久了,阳光的阴影也渐渐从李伟心中淡去,他甚至觉得,那全是自己的瞎猜乱想。

阳光的动议,让李伟热血沸腾,他终于可以独当一面,自己当家做主做事了。他发誓一定要做出辉煌的业绩来,让别人都仰慕他。

正式任命的那天晚上,李伟揽住阿芬说:“阿芬,和我一起到北海吧,我们一起到那边打出一片天地来。”若芬躺在李伟怀里,用指甲在李伟胸口上轻轻画着,幽幽地说:“你要真想我去,早就邀请我了,还用等今晚?去了北海,如果还记得我,有空回来看看我,我就心满意足了。”

李伟一时语塞。他心底的心事竟被这女人一语道破,真是洞若观火。他叹服她的绝顶聪明。

女人的指甲在他的胸上越画越重,似有万般难言的幽怨。

到了北海安顿好公司,隆重开张后,李伟就全面考察北海,通过各种渠道搜集各种信息,筛选项目。最后,他决定投资北海房地产业,建外销高档别墅。他拟了一份详尽的计划书给公司总部。阳光看后,亲自来北海仔细考察了一番后,批复同意,并给了一千万元的前期费用。

李伟打电话给若芬,问她觉得如何,若芬似乎没有特别的惊喜,只说:“好啊!不错。”

李伟听她这样冷淡,有些不安,又问:“阿芬,是不是你觉得有什么不妥的地方?”“没有啊,很好呀!很值得一做啊。”

有了钱开路,李伟很快得到了他看中的那块地的所有批文,同时一家注册资金五千

万元的房地产开发公司也注册下来了。

经过精心策划准备,雅典花园迅速在北海炒热。证券公司的业务也开展得红红火火。

至于一笔笔钱的大进大出,李伟倒是没有什么感觉,他醉心的是“做事”,钱的调度,他认为那是公司总部掌管的事情。

那天阿香和阿欢正带着两个孩子在家吃晚饭,若芬打来电话,叫阿香到她那边去,她说:“阿香,回海口也不告诉我,还让我来找你,也太不够意思了吧?”

“不是,阿芬,我怕给你添麻烦,我知道那事已让你很难做人,我不好意思找你。”

“别说了,阿香,咱们是患难姐妹,什么时候都是姐妹,你过来吧,咱俩好好聊聊。”

阿香搁下电话,梳洗一下就过去了,还是过去那副单纯快乐的样子。

见到若芬,阿香把这近一年的情况大致讲了一遍。俩人一聊就是一个通宵。

阿芬很少插话,只是听到出租司机那段故事和她的家人的态度,阿芬感叹了一阵。

“你怎么那么傻,再怎么也不能勉强跟一个自己不喜欢的人睡到一起,那算什么事?亏你还想跟他结婚,要这样,当年你逃婚到海口干什么?你真是糊涂,没脑子,你早应该回海口,待在成都干什么?就算回不了嘉盛,海口还有这么多朋友,总能帮你找条路。”

“找什么路,帮我找个人嫁出去算了吧,你看我这样能干个什么事?”

“真的?你想找什么样的?”

“什么样的,有钱,能养我,对我好就行。”

若芬听了,心中有数了,没再吱声。

77